

辛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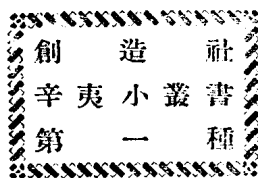
創造社

辛夷小叢書第一種

2838/8233.2/1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三版

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社書種集
造小一
夷一
辛第
(全一冊)
有著作權

編輯者 創造社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

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
各省各大書坊

小引

有一天清早，太陽從東海出來，照在一灣平如明鏡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島上。

島濱砂岸，經過晚潮的洗刷，好像面有一張白絹的一般。

近海處有一巖石窪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魚兒，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拋擲在這兒的。

島上松林中，傳出一片女子的歌聲：

月光一樣的朝暾

照透了蒼鬱着的森林，

銀白色的沙中

交橫着迷離疏影。

一個穿白色的唐時裝束的少女走了出來。

她頭上頂着一幅素羅，手中拿着一支百合，兩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辛

夷

集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會，走到魚兒睡着的巖石上來了。她仰頭眺望了一回，無心之間，又把頭兒低了下去。

她把頭兒低了下去，無心之間，便看見窪穴中的那匹魚兒。

她把腰兒弓了下去，詳細看那魚兒時，她纔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語地，不禁湧了幾行清淚，點點滴滴地滴那在窪穴裏。窪穴處便匯成一個小小

的淚池。

少女哭了之後，她又淒淒寂寂地走了。
魚兒在淚池中便漸漸甦活了轉來。

一九二二。七。三

郭沫若作於上海。

目 錄

小引	沫若(頁數)
虹(詩)	均吾(一)
夜(詩)	前人(一)——
海濱(文)	資平(一——四)
鷺鷥(詩)	沫若(四——五)
清晨(文)	達夫(五——七)
郊外(文)	前人(八——一二)
岸上(詩)	沫若(一二——一五)
牧場(文)	資平(一五——二九)
蜜桑索羅普之夜歌(詩)	沫若(二八——三一)
霽月(詩)	前人(三一——三三)

夕陽(文).....	前人(三三一—三六)
懺悔(文).....	達夫(三六一—四〇)
哭(詩).....	均吾(四一一—四二)
月與玫瑰(詩).....	前人(四二—四三)
長府(文).....	資平(四三一—四九)
月下(文).....	達夫(四九—五三)
夜步十里松原(詩).....	沫若(五三一—五五)
守歲(文).....	仿吾(五五—六一)
牧羊少女(文).....	沫若(六一—六七)
半淞園(詩).....	均吉(六七—七二)
璋兒之死(文).....	資平(七二—八七)
附編輯大意.....	(八九—九〇)

虹

均吾

一曲的彩虹，

你可是去「樂園」的道路？

我聽說「樂園」已無

你又將導我何處？

碧澄澄的天海無有盡頭，

我當向那兒求我的歸宿？

夜

均吾

淨無纖塵的青天，

好一幅無邊際的雲藍的紙！

玉梳一樣的月痕，

水晶一樣的星星，

安排出的

是什麼奇字？

海濱

資平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綫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漱漱澌澌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

好像歡迎她，一陣一陣的赶上沙汀來。

一羣漁家底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濕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叫媽媽捶你！』

小女孩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小女孩兒揉着眼睛，癩癩的跑到她姊姊跟

前。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線。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他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

鷺鷥

沫若

鷺鷥！鷺鷥！

你自從那兒飛來？

你要向那兒飛去？

你在空中畫了一個橢圓，

突然飛下海裏，

你又飛向空中去。

你又突然飛下海裏，

你又飛向空中去。

雪白的鷺鷥！

你到底要飛向那兒去？

清晨

達夫

有一天早晨，他侵早的起來。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回復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樓去，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

，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著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 Millet 的田園清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了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郊外

達夫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
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
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
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
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
，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
，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

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的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